

挑战

哈桑二世回忆录

〔摩〕哈桑二世著



216
0423
708

挑 战

——哈桑二世回忆录

〔摩〕 哈桑二世 著
季 仲 华 译

新 华 出 版 社

HASSAN II
LE DÉFI

根据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

挑 战

——哈桑二世回忆录

〔摩〕哈桑二世 著

季 仲 华 译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

787×1093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0,000字

1983年9月第一版 1983年9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700册

统一书号：3203·032 定 价：0.55元

译 者 的 话

《挑战》一书是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一九七六年写的回忆录。全书记载了王室内幕和五十多年来摩洛哥争取独立和国家建设的历史事实,情节生动,内容丰富,对研究摩洛哥近代史很有参考价值。

哈桑二世于一九二九年出生,到一九七六年止,摩洛哥发生了重大变革。前期,哈桑二世作为王储,耳闻目睹摩洛哥的变迁,并跟随父王穆罕默德五世参政;后期,即一九六一年他登基后,亲自处理国事,历经风险,曾两次遭到未遂政变的袭击,这些他在书中都有详细的叙述。读后,对哈桑二世这位阿拉维王朝第七位君主、当代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的政治家的成长,政治观点、处事方法和作风会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季仲华

一九八二年八月

前 言

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出类拔萃的人格被当前的国际现实突出地显示出来了。

在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摩洛哥独立二十周年纪念日，即三十五万摩洛哥人向西撒哈拉的“绿色进军”取得辉煌成功的日子，哈桑国王宣布：“这次进军把我们摩洛哥人铸造成了一个新的人民，一个新的民族”。

这就是哈桑国王在考虑了摩洛哥民族的历史、现状和将来之后，他在《挑战》一书中所树立的这个新民族的形象。

毫无疑问，摩洛哥是个人口、经济、文化正在发展的国家。不管过去遇到过多大的困难，也不管今后还需要克服多少艰难困苦，但想否定马格里布人口最多的摩洛哥人民的朝气、坚韧和智慧是办不到的。

北临地中海、西濒大西洋的摩洛哥，在世界地理上是个真正的枢纽，地球上没有其他国家的地理位置比它更重要的了。

一个和平、勤劳的摩洛哥民族在将来的作用可能比人们现在想象的还要重要。

作为波尔多大学的法学博士和熟知法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以及法国历史的哈桑国王,能以直率的态度对待两国间出现的曲折和困难,甚至悲剧性的事件,从而使法国和摩洛哥的友谊不仅得到了维护,而且还得到发展。

一九七五年,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摩洛哥受到了格外热烈的欢迎。当哈桑二世陛下来法国——“他熟悉而钟爱的这个法国”——回访德斯坦总统时,这本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人们将会看到,这不是一本为应景而撰写的书,而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重要著作。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为能出版这本书而感到荣幸。

哈桑二世国王以他欧洲—非洲型的人生观和综合统一分析问题的观点来对待被认为是对抗性的民族学说,这使他自己成为当代有勇有谋的伟大政治活动家行列中的一员。

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1
一、 保护国	3
二、 我的父亲	12
三、 只有独立才能进行改革	26
四、 阴谋	36
五、 考验	51
六、 摩洛哥民族	62
第二部分	75
一、 宪法精神	77
二、 边界线	85
三、 人民与土地	94

四、	教育	106
五、	住房问题	118
六、	成就与现实	128
第三部分		147
一、	国王的职业	149
二、	职业的风险	160
三、	绿色进军和收回撒哈拉	170
四、	树	186

第一 部 分

一、保护国

有些地方好象是被命运选中作为象征而长久存在于人们记忆里似的。一六八二年在法国的圣·日尔曼·昂莱，我们阿拉维王朝的第四位国王穆莱·伊斯梅尔的全权大使哈吉·穆罕默德·塔明同路易斯十四签订了第一个和法国的友好条约。二百七十三年之后的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也是在圣·日尔曼，在亨利四世的阁亭里，我的父亲西迪·穆罕默德·本·优素福和法国总统托万·比内交换意见后，作出了摩洛哥完全独立的决定。经过二十七个月的流放，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这样就结束了强加给摩洛哥的，侵犯人权的殖民主义。

首先是我国的地理位置。我的祖国阿拉伯文叫马格里布·阿克萨，即“最西边的国家”。这个名字本身就叫人垂涎。它是联接海洋、大陆、各国人民和各种文明的纽带。因此，在十九世纪，许多外国列强把摩洛哥看成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一块战略和战术要地。

在我说话的时刻，从不威胁别人的摩洛哥却受到严重的

威胁。看来我有必要首先说清楚我的祖国为什么和怎样曾失去了独立和变成了一个保护国的问题。

保护国这个词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即“一个国家处在被另一个国家支配的地位，特别是在对外关系和安全方面”。

诚然，摩洛哥象所有别的国家一样，早在——一六三年前，伊德里斯王朝就建筑了非斯城。摩洛哥经历了光荣与屈辱、战争与和平、繁荣与灾祸的时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曾是西方穆斯林（与中近东的穆斯林比较而言——译者）的首领。它的文化与文明的黄金时代曾在整个世界引起过反响。我们有过自己的伊斯兰教圣殿骑士团的骑士、自己的神权政治僧侣和新教徒。我们有过自己的发明家、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建筑师、地理学家、医师和数学家。我们悠久的历史所以被遗忘和不被世人所熟知，并不因为它不存在。

事实是，在十七和十八世纪，阿拉维王朝的国王们与东方的土耳其打过仗。一六八四年以后，他们把英国人赶出了丹吉尔^①，随后，法国和西班牙又侵犯了马格里布，法国占领了阿尔及利亚。我的祖先穆莱·阿卜德拉赫曼（一八五九——一八七三年）曾迫使西班牙人从得土安^②撤走，但他们又在休达^③地区得到了加强。尽管我们在北面、东面和西面同这些列强打仗，尽管他们在我们爱吵闹的部族里施展各种阴谋诡计，但最终摩洛哥帝国的疆土还是得到了维护，帝国的统一得到了加强，帝国的财政得到了恢复。当一八六七年摩洛哥引

① ② ③ 丹吉尔、得土安、休达都在摩洛哥的最北部。——译者

人注目地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时，那正是摩洛哥同英国、德国、法国发展贸易的年月。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九四年，十来个列强对摩洛哥的覬覦，遭到了我的曾祖父穆莱·哈桑一世坚韧和巧妙的反对。在他去世时，摩洛哥的疆土一直延伸到安达尔，即现在的塞内加尔的圣路易。当法国人准备跨过塞内加尔河进入撒哈拉时，我曾祖父的儿子和继承人穆莱·阿卜德拉齐兹在一九〇〇年就指令他驻丹吉尔的代表阿卜德拉·本·萨伊德向法国提出正式抗议。但抗议没有收到丝毫效果。

一九〇五年，德国人耀武扬威地来到了丹吉尔，似乎是来保卫我们独立的。后来，在一九一一年又到了阿加迪尔^①。……但是，普鲁士国王纪尧姆二世同法国进行了一桩肮脏的交易

后，改变了主意，允许法国进入刚果和乌班吉河^②。根据事先达成的一桩齟齬的勾当，英国取得了在埃及的充分自由权。作为交换条件，英国承认法国（甚至西班牙）有权“帮助”摩洛哥和“注意它的安宁”。

摩洛哥依靠穆莱·哈桑一世的毅力对勾结起来的列强的可怕的联盟进行了抵制。一八八〇年，在马德里会议上，摩洛哥费了很大的劲才使得外国驻摩洛哥的领事代表的权力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外国人想在摩洛哥得到经济权益必须取得摩洛哥政府的准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摩洛哥政府是不予批准

① 阿加迪尔位于摩洛哥的中南部。——译者

② 乌班吉河是扎伊尔河的支流，在刚果和中非共和国交界处。——译者

的。国家主权的完整还应体现在外国人都必须根据我们的法律交纳适当的关税和税款。

穆莱·哈桑一世去世时，阿卜德拉齐兹才十四岁。他的无知和轻信使这些曾在他父王面前碰了壁的列强有机可乘。这位青年的国王过了很久，即当马德里公约签字国阻止他动用这个公约规定所允许的财源时，他才看清这是他们给他设下的陷阱。事实上，这是一起迫使摩洛哥放弃主权的大阴谋。

有人说，这是外国政府——我不说外国人民——出于善意。看来，他们想要夺走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安全，还想通过“改革它的经济、财政机构”把摩洛哥拉上“进步之路”。后来的事实不幸地证明，这种改革对我国人民没有丝毫好处。另外，难道我们真需要这种教训吗？奇怪的是，他们从来不谈论我们一九〇八年十月十一日的宪法草案。这部宪法本可以在那时作为正义、仁慈和自由的样板。它可以使人少流多少血和泪啊！

被剥夺了马德里公约所给予保证的财源，摩洛哥便负债累累，在境况最糟时，就不得不乞求于外国资本。这样正做了他们所期望做的事。

在一九〇三和一九〇四年，他们“借给”摩洛哥两笔钱。第一笔是二千二百五十万金法郎，英国、法国、西班牙都各出七百五十万。但实际上摩洛哥只拿到一千三百五十万。第二笔借款是六千二百万金法郎，我们只到手四千八百万。这种借债办法——可以说是不冒风险的抢劫——导致摩洛哥走向破产。

在一九一〇年摩洛哥彻底破产了，我们不得不签订一笔借一亿金法郎的借款协定。但这次连一文钱都没有进我们的国库。

在这种情况下，摩洛哥被迫向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外国压力屈服。在一九〇六年签订了阿尔及西拉斯文件，在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十日又签署了非斯条约。这两个文件使摩洛哥变成了一个保护国。

我国遭受了宰割，被任意地瓜分为三块：

一、北部里弗地区成了西班牙的保护国。摩洛哥国王把那里的权力委任给得土安的哈里发^①。这样，南部那块被西班牙占领的我国的撒哈拉领土也归属于它。

二、法国保护国占据着摩洛哥领土的大部。

三、丹吉尔“国际化”。在这个地区，国王的权力由他的代表来行使。丹吉尔的国际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九二三年才由巴黎公约确定下来。

这一异乎寻常的掠夺行为没有引起文明国家的丝毫反响。我们知道德国和英国所以持这种莫不关心态度的原因。然而，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法国下议院有一个人毅然奋起反对。他把这一掠夺行为叫做“胆大妄为的骗人的非法行为”。这个人名叫让·若雷斯。他宣读了我叔祖穆莱·哈菲德（一九〇八—一九一二年）关于阿尔及西拉斯文件的正式抗议书，因为这个文件“把摩洛哥问题国际化了”。

① 哈里发是宗教首领。——译者

抗议书说：“他们没有征求过我们的意见。摩洛哥是一个国家。解决七百万穆斯林的命运而不考虑他们民族和宗教的感情是办不到的。我代表的是一个从未被征服过或被奴役过的人民。我代表的是一个世代都是独立自主的帝国。”

让·若雷斯的警告没有被人们所理解，更不屑说理解那个在很大程度上作为殖民主义象征的人：我叫他胡贝·利奥泰元帅。

他在一九一六年说，“我们在摩洛哥面对着一个渴望独立和反抗奴役的历史悠久的帝国。”

一个“反抗奴役”的人民自然不会接受那场反抗了一百余年的征服战所强加给它的桎梏。只要了解我国人民的历史和历代国王传统的人，怎么会想象摩洛哥能接受这种奴役呢？然而，欧洲的编年史作者——我在这里不称他们为历史家——把这场百年之战说成为“绥靖”。

正当我国人民加速准备起义和进行抵抗时，两个外国列强发动了这场“绥靖”，破坏了我们民族的团结，搅乱了人们的心灵，为分而治之开辟了道路。他们把我的同胞抓去当雇佣军，投入一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这更激起酷爱独立的我国各族人民的愤怒。

将来，当真正的历史学家描述这个时代的外交、经济、军事的事件时，读到“绥靖”二字和遇到“一些遗憾的排外表现”时，他们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们会看到最残忍的“表现”是发生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五年。在那次“表现”中，十万名西班牙士兵和三十二万五千名法国士兵为一方，与七万五

千名摩洛哥人(其中只有两万人有武装)为另一方的对阵。但是,是谁把他们武装起来,又为了什么目的把他们武装起来?今天我们知道了它既不是为了摩洛哥的利益,也不是为了西班牙和法国的利益。

还要提到反抗西班牙占领的里弗^①地区的埃米尔^②阿卜德尔·克里姆。他曾把西班牙占领军打得狼狈不堪,后来西班牙只好求救于法国军队才解了围。一九六〇年,当我尊敬的父亲穆罕默德五世到开罗时,曾去看望了这位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传奇式人物的里弗埃米尔,这使他很感动。我本人也同阿卜德尔·克里姆家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阿拉维王朝曾阻止了西班牙和法国对我国轻而易举的吞并。当一个国家处于两个比它强大的国家的从属地位时,当这个国家几乎处于手无寸铁的孤立处境时,它应避免进行实力较量。这种较量势必给它招来更大的灾难。使所有的青年遭受杀戮决不是一个民族的解放;不能把一个民族投入一场“反对天老爷的战斗”。

在里弗战争后,套在我们身上的桎梏变得更加沉重了。因此,摩洛哥人根据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和武器,用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为独立进行斗争。即使在对我们祖国和个人最危急的情况下,我们中也没有人表示过失望。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摩洛哥能战胜最严重的危险,今天

① 里弗是横贯摩洛哥北部的一支山脉。——译者

② 埃米尔,一般指亲王、酋长、地方官。此处指地方官。——译者